

中華書局

雲中事記 蘇祐撰

叢書集成初編

靖夷紀事(及其他一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制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此據紀錄彙編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紀錄彙編卷之四十三

雲中事記

蘇祐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敍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十載蓋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面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至宣大乃十月七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豈變不虛生邪又明日代王遣內使入奏過告之故既而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云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

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 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蓋
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
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其略曰變雖成於激起姦
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與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
視 朝廷于紀違天動逞脇制法徒羈縻略存紀綱
恩屢布宣益見姑息據齋揭帖人口報巡撫大門并
卷房亦皆燒燬已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由
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已就迫
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叅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
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轉乞赦宥事不

得已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
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 國典斯宗
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也總督劉公
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已先至朝議淘汰莫定
及見余疏眾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 命劉公
與提督邵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 黃榜赦脅從余
監軍覈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潘已
拏二十餘人械繫東來其王弓兒首惡也餘皆乘機
搶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公乃
會郤先將兵而西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已張 黃

榜又已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脅從罔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固善其一念忠憤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已肯帖然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督露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爲也既余見對如總督迨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癸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授焉賊亦罔聞後罷而瑾來代凡軍伴上下班則更候之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

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柰何似亦不善
應嗾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止領糧餉者至城
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醉而倡爲之副
總兵以下獨遊擊戴廉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廉馬
圓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瑾聞變乘屋下射飛瓦斷其
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曰瑾死朝廷盡戮汝
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其都察院大門及卷房時已
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藉者因肆搶掠四門則
效徃年搜羅內言不得出且要廵撫乞宥而振遂擅
攝指揮事其後議者顧罪瑾而宥振失是非之本心

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重且襲故變因訛言洗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由是一城盡變四門晝閉遂謀抗王師前軍甫至東關參將曹安已死於秉城之砲南關亦即出兵接戰復拒城矢石如雨郤永因與遼東遊擊武淳據南關參將段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乍不可破馬昇舊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舊夜不收把總時爲郤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回黃鎮革任參將王安郭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爲頭領凡誘虜

出戰皆其指授既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和不得入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日夜求生之心實什之七八千戶李椿張著者兵部差官也因其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夜望郤則時時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黃榜且疑兩千戶賣已余間語總督則又曰君按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既不合事焉能濟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請金牌入城之奏而余亦參兩節制久累師無功乞天諭戒飭羅峰見余諸奏每語

人曰御史當大用及見是乃不以爲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蓍揲之得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材固攸濟諒哉稽隨時義坎水震木茲仲冬盛德在水木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筮史識之既而賊誘大虜至城下內外夾戰我師失利虜雖去聲言且復來又數日爲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筮史曰占無乃應乎門既闢果大同兩人至其一鎮撫王寧也詰之則曰城中實畏死非叛今
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爲誣諸印信結狀咸在望貸此七人以全百萬之衆余因笑曰受命西來按茲兩鎮

黃榜

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朱篆尚爲賊遊說邪且曰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汝乃一日助逆招虜若自爲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乎王寧因求近案對狀既前泣訴曰城中實怨此七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募賞可濟又實欲內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願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固存陷之慮城且亡矧倉庫邪黨謀成賞不吝恩信黃榜具載尚俟多言乃印給批廻使馳去蓋虜既去城中聞穿地鑿城益懼因怨此七人曰柰何駢死思圖之矣時詹郎中榮戴遊擊蘆並機警軍士素不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

馬昇微察其情求自脫乃以情告廉乞宥罪殲餘黨以應
黃榜廉察其實乃語詹因縋城下見總督總
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不知也時楚職方書李戶
部文芝適咸以水攻至在劉公所劉因紿曰城中惑
言不信 黃榜謂 朝廷將盡殲之茲遣二部使察
真妄聞奏死無日矣詹曰公言如是巡臺謂何則又
詭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即一至
城下以慰劄懸劉曰難輕就見俟明日南城下見之
明日劉公東歸楚偕副總兵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
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面定約楊林 其狀亦因馬

昇乞死諸君許之次日東圃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三人傳首東來而雙嵒入城撫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贊時督餉在受命來代業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至城下蹕爲已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偕至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治也慈母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天子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閩月非雲中何栖栖也大門朝闢則夕以入夕闢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歸既而門大闢張朝入余夕入城上相望者猶迤邐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

左右噴水爐香者不可勝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不以心誰非叛者且蔡人即吾人况一時之變乎由是聞者心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詣之曰黃榜取七人馬昇楊林自効死免罪可錄也王安郭全何以具奏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有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明日具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即當有勅勅御史矣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微幅以慰軍士凡王府奏例下之禮部時杜洲夏公巨爲尚書黃公綰爲侍郎綰以

奪也踰兩月不定蓋先意云諸勘官亦莫能與爭而招擬實不合至於邀截官侵欺銀兩等項詞皆文致不知法鮮麗也既會奏去余與樊公奉旨處決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日恐有變也乃累以臺劄未到爲言余曰咨猶劄也容已備矣無庸俟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偕撫臺至帥府審諸服辯驅之市日中而戮之觀者塞巷辱屋蓋自癸未變後

無曰論刑有杖人者哉吁法廢久矣既罷例爲讐張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西門出巡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南自杜巡察後不塞行十四年弊誰與稽復轉而東至應州則去大同爲近乃呼林進語之曰爾知所以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朝廷之恩信也汝勿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既已宥之又從而殺之殺一人而失大信其誰肯爲顧已保首領又陞賞與偕獨無一人怨忌乎人將它事媒蘖汝汝難免矣林泣曰願公卒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斯無兵足